



1949-2009
共和国作家文库

务虚笔记



史铁生 著

作家出版社

务虚笔记

史铁生著 作家出版社



1999.2.10
共和国作家文库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务虚笔记/史铁生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9.8

(共和国作家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846 - 1

I. 务… II. 史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32172 号

务虚笔记

作 者: 史铁生

责任编辑: 姜 琳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420 千

印张: 30.75

插页: 4

版次: 2009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846 - 1

定价: 55.00 元 (精)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- 一 写作之夜 /1
- 二 残疾与爱情 /9
- 三 死亡序幕 /19
- 四 童年之门 /35
- 五 恋人 /47
- 六 生日 /67
- 七 母亲 /91
- 八 人群 /115
- 九 夏天的墙 /128
- 十 白色鸟 /157
- 十一 白杨树 /183
- 十二 欲望 /210

- 十三 葵林故事（上） /236
- 十四 昨天 /258
- 十五 小街 /279
- 十六 葵林故事（下） /300
- 十七 害怕 /318
- 十八 孤单与孤独 /344
- 十九 差别 /376
- 二十 无极之维 /418
- 二十一 猜测 /432
- 二十二 结束或开始 /457

一 写作之夜

1

在我所余的生命中可能再也碰不见那两个孩子了。我想那两个孩子肯定不会想到，永远不会想到，在他们偶然的一次玩耍之后，他们正被一个人写进一本书中，他们正在成为一本书的开端。他们不会记得我了。他们将不记得那个秋天的夜晚，在一座古园中，游人差不多散尽的时候，在一条幽静的小路上，一盏路灯在夜色里划出一块明亮的圆区，有老柏树飘漫均匀的脂香，有满地铺散的杨树落叶浓厚的气味，有一个独坐路边读书的男人曾经跟他们玩过一会儿，跟他们说东道西。甚至现在他们就已忘记，那些事在他们记忆中已是不复存在，如同从未发生。

但也有可能记得。那个落叶飘零的夜晚，和那盏路灯下一个孤单的身影，说不定会使他们之中的一个牢记终生。

但那不再是我。无论那个夜晚在他的记忆里怎样保存，那都只是他自己的历史。说不定有一天他会设想那个人的孤单，设想那个人的来路和去处，他也可能把那个人写进一本书中。但那已与我无关，那仅仅是他自己的印象和设想，是他自己的生命之一部分了。

男孩儿大概有七岁。女孩儿我问过她，五岁半——她说，伸出五个指头，随后把所有的指头逐个看遍，却想不出半岁应该怎样表达。当时我就想，我们很快就要互相失散，我和这两个孩子，将很快失散在近旁喧嚣的城市里，失散在周围纷纷纍纍的世界上，谁也再找不到谁。

我们也是，我和你，也是这样。我们曾经是否相遇过呢？好吧你说没有，但那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忘记了，或者不曾觉察，忘记和不曾觉察的事等于从未发生。

2

在一片杨柏杂陈的树林中，在一座古祭坛近旁。我是那儿的常客。那是个读书和享受清静的好地方。两个孩子从四周的幽暗里跑来——我不曾注意到他们确切是从哪儿跑来的，跑进灯光里，蹦跳着跑进那片明亮的圆区，冲着棵大树喊：“老槐树爷爷！老槐树爷爷！”不知他们在玩什么游戏。我说：“错啦，那不是槐树，是柏树。”“噢，是柏树呀，”他们说，回头看看我，便又仰起脸来看那棵柏树。所有的树冠都密密地融在暗黑的夜空里，但他们还是看出来，问我：“怎么这一棵没有叶子？怎么别的树有叶子，怎么这棵树没有叶子呢？”我告诉他们那是棵死树：“对，死了，这棵树已经死了。”“噢，”他们想了一会儿，“可它什么时候死的呢？”“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，看样子它早就死了。”“它是怎么死的呢？”不等我回答，男孩儿就对女孩儿说：“我告诉你让我告诉你！有一个人，他端了一盆热水，他走到这儿，哗——得……”男孩儿看看我，看见我在笑，又连忙改口说：“不对不对，是，是有一个人走到这儿，他拿了一个东西，刨哇刨哇刨哇，哇！得……”女孩儿的眼睛一直盯着男孩儿，认真地期待着一个确定的答案：“后来它就怎么了呀？”男孩儿略一迟疑，紧跟着仰起脸来问我：“它到底怎么死的呢？”他的谦逊和自信都令我感动，他既不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，也不为刚才的胡猜乱想而尴尬，仿佛这都是理所当然的。无知和猜想都是理所当然的。两个孩子依然以发问的目光望着我。我说：“可能是因为它生了病。”男孩儿说：“可它到底怎么死的呢？”我说：“也可能是因为它太老了。”男孩儿还是问：“可它到底怎么死的呢？”我说：“具体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。”男孩儿不问了，望着那棵老柏树意犹未尽。

现在我有点儿懂了，他实际是要问，死是怎么一回事？活，怎么就变成了死？这中间的分界是怎么搞的，是什么？死是什么？什么状态，或者什么感觉？

就是当时听懂了他的意思我也无法回答他。我现在也不知道怎样回答。你知道吗？死是什么？你也不知道。对于这件事我们就跟那两个孩子一样，不知道。我们只知道那是必然的去向，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，我们所能做的一点儿也不比那两个孩子所做的多——无非胡猜乱想而已。这话听起来就像是说：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最终要去哪儿，以及要去投奔的都是什么。

3

窗外下起了今年的第一场秋雨，下得细碎，又不连贯。早晨听收音机里说，北方今年旱情严重，从七月到现在，是历史上同期降水量最少的年头。水，正在到处引起恐慌。

我逐年养成习惯，早晨一边穿衣起床一边听广播。然后，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，若是没人来，我就坐在这儿，读书，想事，命运还要我写一种叫做小说的东西。仿佛只是写了几篇小说，时间便过去了几十年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几十年已经没有了。那天那个女孩儿竟然叫我老爷爷，还是那个男孩儿毕竟大着几岁，说“是伯伯不是爷爷”，我松了一口气，我差不多要感谢他了。人是怎样长大的呢？忽然有一天有人管你叫叔叔了，忽然有一天又有人管你叫伯伯了，忽然有一天，当有人管你叫爷爷的时候你作何感想？太阳从这边走到那边。每一天每一天我都能看见一群鸽子，落在邻居家的屋顶上咕咕地叫，或在远远近近的空中悠悠地飞。你不特意去想一想的话你会以为几十年中一直就是那一群，白的、灰的、褐色的，飞着、叫着、活着，一直就是这样，一直都是它们，永远都是那一群看不出有什么不同，可事实上它们已经生死相继了若干次，生死相继了数万年。

4

那女孩儿问我看的什么书（“老爷爷你看的什么书？”“不对，不是爷爷是伯伯。”“噢，伯伯你看的什么书？”），我翻给她看。她看看上面有没有图画。没有。“字书，”她说，语气像是在提醒我。“对，字书。”“它说什么？”“你还不懂。”是呀，她那样的年龄还不可能懂，也不应该懂。那是一本写给老人的书。

那是一个老人写下的书：一个老人衣袖上的灰/是焚烧的玫瑰留下的全部灰烬/尘灰悬在空中/标志着这是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。

不不，令我迷惑和激动的不单是死亡与结束，更是生存与开始。没法证明绝对的虚无是存在的，不是吗？没法证明绝对的无可以有，况且这不是人的智力的过错。那么，在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，必有其他的故事开始了，开始着，展开着。绝对的虚无片刻也不能存在的。那两个孩子的故事已经开始了，或者正在开始，正在展开。也许就在那个偶然的开始，以仰望那棵死去的老树为开始，借意犹未尽来展开。但无论如何，必有一天他们的故事也要结束，那时候他们也会真正看见孩子，并感受结束和开始的神秘。那时候，在某一处书架或书桌上，在床头，在地球的这面或那面，在自由和不自由的地方，仍然安静而狂热地躺着一本书——那个以“艾略特”命名的老人，他写的书。在秋雨敲着铁皮棚顶的时节，在风雪旋卷过街巷的日子，在晴朗而干旱的早晨而且忘记了今天要干什么，或在一个慵懒的午睡之后听见隐约的琴声，或在寂寥的晚上独自喝着酒，在一年四季，暮鼓晨钟昼夜轮回，它随时可能被翻开被合起，作为结束和开始，成为诸多无法预见的生命早已被预见的迷茫。那智慧的老人他说：我们叫做开始的往往就是结束/而宣告结束也就是着手开始。/终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。那个从童年走过来的老人，他说：如果你到这里来，/不论走哪条路，从哪里出发，/那都是一样/……/激怒的灵魂从错误走向错误/除非得到炼火的匡救，因为像一个舞蹈家/你必然要随着节拍向那

儿“跳去”。这个老人，他一向年轻。是谁想出这种折磨的呢？他说：是爱。这个预言者，在他这样写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？在他这样写的时候，这城市古老的城墙还在，在老城边缘的那座古园里，在荒芜的祭坛近旁，那棵老柏树还活着；是不是在那老树的梦中，早就有了那个秋天的夜晚和那两个孩子？或者它听见了来自远方的预言，于是坦然赴死，为一个重演的游戏预备下一个必要的开端？那个来自远方的预言：在编织非人力所能解脱的/无法忍受的火焰之衫的那双手后面。/我们只是活着，只是叹息/不是让这样的火就是让那样的火耗去我们的生命……这预言，总在应验。世世代代这预言总在应验总在应验。一轮又一轮这个过程总在重演。

5

我生于1951年1月4日。这是一个传说，不过是一个传说。是我从奶奶那儿，从母亲和父亲那儿，听来的一个传说。

奶奶说：生你的那天下着大雪，那雪下得叫大，没见过那么大的雪。

母亲说：你生下来可真瘦，护士抱给我看，哪儿来的这么个小东西一层黑皮包着骨头？你是从哪儿来的？生你的时候天快亮了，窗户发白了。

父亲便翻开日历，教给我：这是年。这是月。这是日。这一天，对啦，这一天就是你的生日。

不过，1951年1月4日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，是零，是完全的虚无，是我从虚无中醒来听到的一个传说，对于我甚至就像一个谣言。“在还没有你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了很久”——这不过是在有了我的时候我所听到的一个传说。“在没有了你的时候这个世界还要存在很久”——这不过是在还有我的时候我被要求接受的一种猜想。

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过：我生于1951年。但在我，1951年却在1955年之后发生。1955年的某一天，我记得那天日历上的字是绿色

的，时间，对我来说就始于那个周末。在此之前1951年是一片空白，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它才传来，渐渐有了意义，才存在。但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，却不是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，而是1951年冬天的某个凌晨——传说我在那时出生，我想象那个凌晨，于是1951年的那个凌晨抹杀了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。那个凌晨，奶奶说，天下着大雪。但在我，那天却下着1956年的雪，我不得不用1956年的雪去理解1951年的雪，从而1951年的冬天有了形象，不再是空白。然后，1958年，这年我上了学，这一年我开始理解了一点儿太阳、月亮和星星的关系，知道我们居住的地方叫做地球。而此前的比如1957年呢，很可能是1964年才走进了我的印象，那时我才听说1957年曾有过一场反右运动，因而1957年下着1964年的雨。再之后有了公元前，我听着历史课从而设想着人类远古的情景，人类从远古走到今天还要从今天走去未来，因而远古之中又混含着对2000年的幻想，我站在今天设想过去又幻想未来，过去和未来在今天随意交叉，因而过去和未来都刮着现在的风。

6

往事，过去的生活，分为两种：一种是未被意识到的，它们都已无影无踪，甚至谈论它们都已不再可能。另一种被意识到的生活才是真正存在的，才被保存下来成为意义的载体。这是不是说仅仅这部分过去的生活才是真实的？不，好像也不，一切被意识到的生活都是被意识改造过的，它们只是作为意义的载体才是真实的，而意义乃是现在的赋予。那么我们真实地占有现在吗？如果占有，是多久？“现在”你说多久？一分钟？一秒钟？百分之一秒抑或万分之一秒？这样下去“现在”岂不是要趋于零了？也许，“现在”仅仅是我们意识到一种意义所必要的时间？但是一切被意识到的生活一旦被意识到就已成为过去，意义一旦成为意义便已走向未来。现在是趋于零的，现在若不与过去和未来连接便是死灭，便是虚空。那么未来呢？未来是真实的吗？噢是的，未来的真实在于它是未来，在于它的不曾到来，在于它

仅仅是一片梦想。过去在走向未来，意义追随着梦想，在意义与梦想之间，在它们的重叠之处就是现在。在它们的重叠之处，我们在途中，我们在现在。

7

但是，真实是什么呢？真实？究竟什么是真实？

当一个人像我这样，坐在桌前，沉入往事，想在变幻不住的历史中寻找真实，要在纷纷纭纭的生命中看出些真实，真实便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。真实便随着你的追寻在你的前面破碎、分解、融化、重组……如烟如尘，如幻如梦。

我走在树林里，那两个孩子已经回家。整整那个秋天，整整那个秋天的每个夜晚，我都在那片树林里踽踽独行。一盏和一盏路灯相距很远，一段段明亮与明亮之间是一段段黑暗与黑暗，我的影子时而在明亮中显现，时而在黑暗中隐没。凭空而来的风一浪一浪地掀动斑斓的落叶，如同掀动着生命给我的印象。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这空空的来风，只在脱落下和旋卷起斑斓的落叶之时，才能捕捉到自己的存在。

往事，或者故人，就像那落叶一样，在我生命的秋风里，从黑暗中飘转进明亮，从明亮中逃遁进黑暗。在明亮中的我看见他们，在黑暗里的我只有想象他们，依靠那些飘转进明亮中的去想象那些逃遁进黑暗里的。我无法看到黑暗里他们的真实，只能看到想象中他们的样子——随着我的想象他们飘转进另一种明亮。这另一种明亮，是不真实的么？当黑暗隐藏了某些落叶，你仍然能够想象它们，因为你的想象可以照亮黑暗可以照亮它们，但想象照亮的它们并不就是黑暗隐藏起的它们，可这是我所能得到的惟一的真实。即便是那些明亮中的，我看着它们，它们的真实又是什么呢？也只是我印象中的真实吧，或者说仅仅是我真实的印象。往事，和故人，也是这样，无论它们飘转进明亮还是逃遁进黑暗，它们都只能在我的印象里成为真实。

真实并不在我的心灵之外，在我的心灵之外并没有一种叫做真实

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待在那儿。真实，有时候是一个传说甚至一个谣言，有时候是一种猜测，有时候是一片梦想，它们在心灵里鬼斧神工地雕铸我的印象。

而且，它们在雕铸我的印象时，顺便雕铸了我。否则我的真实又是什么呢，又能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些印象。这些印象的累积和编织，那便是我了。

有过一个著名的悖论：

下面这句话是对的
上面这句话是错的

现在又有了另一个毫不逊色的悖论：

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
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

二 残疾与爱情

8

很多年了，我还是常常怀疑：C坐在轮椅上，他是不是在跟我开一个玩笑？

在我纷纭的印象里最先走来的就是他。一幅没有背景的画面中，我看见C坐在轮椅上，宽厚的肩背上是安谧的晨光，是沉静夕阳，远远望去像是一个玩笑。他转动轮椅的手柄，轮椅前进、后退、转圈，旋转一百八十度、三百六十度、七百二十度……像是舞蹈，像是谁新近发明的一种游戏，没有背景，没有土地甚至也没有蓝天，他坐在那儿轻捷地移动，灵巧地旋转，仿佛这游戏他已经玩得娴熟。远远地你想喊他，问他：“喂！什么呀，这是什么呀？这玩艺儿是谁的？”他回转头来笑笑，驱动着轮椅向我走来。你想喊他，想跟他说：“嘿下来，快下来，哪儿来的这玩艺儿？你快下来让我玩玩儿……”

但是你走近他，走近C，于是发现他两条塌瘪的裤筒随风飘动，那时你才会慢慢想到发生了什么。尤其是如果你见过他赤裸的下身——近乎枯萎的双腿，和，近乎枯萎的整个下半身——那时命运才显露真相。那时，画面里就有了背景。在他的车轮下有了土地，在他的头上有了蓝天，在他背后和周围有了山和海一样的房屋与人群。在我的印象中或者在C的形象里，有了生命，有了时间。

我记得，在一个难忘的夏天，有一个双腿瘫痪的男人结束了他四十年的独身生活。在写作之夜在我的印象里，这个人，他就是C。

那个夏天，他结了婚。

他结了婚——这四个字听上去多么简单。

9

那年北方的夏天来得早，才进四月，海洋上的热风便吹上了陆地。与此同时，一个散失久远的梦想又回到C的心里——他远方的恋人写信来说，她就要在这个夏天回来。信上说，一俟那边的事可以脱身她立刻就启程，就回来，就再也不走了，永远不再走了，不再分离。多少年了呀，C以为这梦想就怕永远是梦想了，可忽然梦想就要成真。C的头上已经有了斑斑白发，他的恋人X也已不再年轻，但是等了这么多年到底是等来了这一天。

那是个不同寻常的夏天。整个城市都像是处在热恋中，人们都不待在家里，条条大街上都是人的河流，在宽阔的地带聚成人的海洋……似乎是那阵阵热风，忽然掀动了人们悠久的梦想……C摇着轮椅在街上走，被人流裹挟着，冲卷着……喧嚣的人声仿佛是那的辽阔的阳光和风中固有的音讯。C停下轮椅，坐在河边，心里想：也许梦想都是相似的路途，都是同一种神秘的指使……

什么？在这写作之夜我问他：你说什么？什么神秘的指使？

他埋头想了一会儿，然后我听见他在那河边说：生命本身的密码。很可能，这颗星球上的一切梦想，都是由于生命本身的密码……

他痴迷的眼睛里是涌动的人群，继而是深阔的蓝天。他仰头冥想。我知道，他必是刹那间又看遍了自己的四十年。

我轻声问他：那密码是什么呢？

C久久不语。

我轻声问他：残疾？还是爱情？

我等着，直到我看见，他的目光从深阔的蓝天上降落，涌动的人群重又在他眼睛里升起，他才点点头——声音传进我的写作之夜：是呀，是残疾也是爱情。

阳光任意挥洒，路面上、楼窗上、低矮的屋顶上、古老的城楼

上、每一片新绿的树叶上……到处都是炽烈的光线，炽烈地喧嚣震荡、飞飞扬扬。C给X写信去，让她那边的事一结束就快回来吧，真怕又会有什么事阻碍了他们盼望多年的团聚。人流如潮，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冲涌回旋，像汛期的河水要涨出狭窄的河道。他给X拍去电报让她快来吧，立刻就来！

鬼使神差他们真是选了个千载难逢的日子。X回来的那天城里的交通也断了……紧张的气氛使他们的重逢相形见绌，使渴望已久的亲吻不合时宜。激动被惊讶和忧虑冲淡了，他们站在人声鼎沸的街头互相望着：你还是这样，你也还是这样。他们在万头攒动的人群中走，时而在拥挤的地方停下来，再互相看看：你有些变了，你也有些变了，是的我们都已不再年轻。躁动的阳光使团聚的欢乐微不足道。他们穿街过巷，她推着他的轮椅走，徒步回家。

那天夜里躺在床上，他们整宿地睁着眼睛，手拉着手无心做爱。手拉着手，仿佛担心又会在这黑夜里互相失散；紧张地听着街上的声音，分辨着空气中的每一丝颤动，心里不住地祈祷。闷热的黑夜密不透风。掀开窗帘望出去，家家门口都有默坐的和悄移的人影，偶尔嘁嘁嚓嚓地交谈，然后长久地凝望星空。

一连很多天都是这样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那个季节这座城市里没有人结婚。C和X一天天推迟着婚期。

……

10

然后，在我的记忆里或者我的印象中，夏天的雷声由远而近，风尘飞扬，树叶被风刮得苍白，但没有人声，没有以往风雨欲来时人们匆忙回家去的吵嚷，没有母亲在阳台上召唤贪玩的孩子快快回家的呼喊。雨，毫不知趣地自己来了，倾泻，飘洒，敲打着一切，但那声音也似与以往不同，单调、沉闷，甚至无聊，如同落进了无人的旷野。没有人来。雨中没有人来，等雨过去，也没有。

阳光又走进屋里，显得空幻，在墙根儿那儿折上去，爬到老挂钟上，钟摆左右摇闪。

很久，不知他们谁对谁说：“我出去看看，你就待在家里。”

无论是谁对谁说，“家”这个字忽然从遥远或是陌生中走出来，使他们感动得几乎落泪。“家”——甚至这个发音，在弥漫无边的空寂之中余音袅袅，让他们感动涕零。

他们一同出去。关上家门，关上，就是说它暂时等在这儿，家，等在这里。斜阳中的一座小屋，随时等你们回来。他们一同离开，回头又看一眼，不说但心里都有一个“家”字。Jiā——空寂之中这声音多么动人。

五六点钟，夏天，雨后的太阳很干净，就像是初生的孩子头一次发现这个世界时的目光，很干净，略略有一点儿惊讶。很久都不见一个人，雨水未干的路面上只有他们俩的影子。高楼林立，所有的门窗都关着，燃烧的夕阳从这块玻璃跳到那块玻璃，像是照耀着的一群模型。阳台上甚至没有晾晒物，没有女人鲜艳的衣裳，没有孩子飘扬的尿布，只有坚硬的水泥和它们灰色的影子。楼群巨大的阴影朝一个方向仆倒，整整齐齐，空空旷旷。

C说：“这情景，我好像见过。”

“是吗，”X问，“什么时候？”

C不说，但他想起来了：是在梦里，在他与X分别的长久岁月里的他的梦里。

他们沿着河边走，落日涂染着河边砖砌的护栏，上面有孩子画下的鸟儿和波浪。远处，立交桥如同一个巨型玩具摊开在那里无人问津，仿佛游戏的孩子走开了，抱着他们的玩具车跑走了；而他们走来，C和X走进来，仿佛他们被缩小了千万倍走进了这个被弃置的玩具中。惟独河水还在流动，晚霞在河面上渐渐地灿烂，雾霭在河面上渐渐飘浮。也许是这条河，也许是他们随着这条河一起流入了一段奇怪的时间，于是看见了一座远古城市的遗迹。

C说：“这情景我肯定见过。”

X说：“什么时候呢？不不，不可能。”